

批判取向的高齡學習理論 內涵與形成

——多元觀點的探討

蔡承家、蔡佩芳

壹、前言

最近人口統計學上的變化，就是大多數國家的老年人口對其他年齡層比例上的成長。然而第三年齡領域對教育工作者還有許多明確的挑戰，例如：如何了解大多數社會中日益擴張的生命期望和教育需求；如何有效的和老人（older adults）合作以協助他們計畫和實現他們的學習目標；如何使教育提供者動起來，而更認真的處理老人們對學習的渴求。在教育老年學中，許多文獻已強調了隔絕於社會脈絡之外的老人教育需求。在成人教育領域中，未能用「如何」的觀點來洞悉成人教育學，以致於對老人學習缺乏堅實的理論分析，未能真正廣泛的從老人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去探索老人的教育需求。本文從介紹教育老年學開始，強調老人學習的社會脈絡，其次，詳細的處理教育議題並了解老人所面對的社會議題。這樣子的呈現，產生了教育與社會兩個層面交互激盪的效果。最後，回到更多的教育主題，以探索「批判教育老年學」建立對第三年齡學習的了解。也指出未來的高齡者學習方向，建議身為一個實務者應更進一步了解老人在生活的社會脈絡中與個人觀點，把教育老人學的理論和實務作進一步的整合。



貳、教育老年學的概念

Jarvis (1985: 3) 指出：有三種學習的脈絡：非正式學習 (informal learning)；非正規學習 (nonformal learning)；正規學習 (formal learning)。本文所謂的「學習」是採用它最廣的意念，等同於非正式學習性質，也就是老人人從事於獲取知識、技能、態度和習性的一種歷程。

一、老人教育的哲學

成人教育和社會老年學兩者都是廣泛的領域，後者所涵的研究領域必須去了解老化的各個社會層面，例如，心理學、社會學、生物學、醫學和社會工作。所以教育老年學的釋義是一個科整合的領域。

老人教育哲學有其多樣性，參考成人教育哲學的型態：解放主義 (liberalism)、進步主義 (progressivism)、行為主義 (behaviorism)、激進主義 (radicalism) 和人本主義 (humanism)，本文強調自由、自主、個人成長和自我實現的人本主義的看法，是最貼切的。這是著重涉入學習的積極特性在強調人類動力、創造和生活的探究本質，而非消極的馴化。

Laslett (1989) 依據最有影響力的「第三年齡」運動，確認以四個時期來描述個人生命歷程。第一年齡 (the first age) 是兒童時期及早年的社會化此時必須依賴他人；第二年齡 (the second age) 是具有成熟的成人特質，追求個人生涯和賺取金錢，成立家庭並對他人負責；第三年齡 (the third age) 是完全自主的進行自我實現 (self-fulfillment)，已從第三年齡解脫出來；第四年齡 (the fourth age) 是最後的依賴、老朽和死亡。本文所要作的是透過批判的途徑，關注第三年齡交叉聯結的學習活動。研究老人學習需求的先鋒 McClusky (1974) 對需求種類的區分：1. 應付的需求 (coping needs)；2. 表現的需求 (expressive needs)；3. 貢獻的需求 (contributive needs)；4. 影響的需求 (influence needs)：成人變得更有能耐去面對社會變遷。許多成人教育機構依據這



些需求作分析來組織課程，分析整合這些需求已蔚為風潮。這種需求法反映了實用主義者在成人教育領域的努力，但應以批判理論來檢視以補足它所忽略的道德尺度。

二、老人教育學的研究

批判取向的討論型態是積極而且有用的。因此，本文支持以批判的方法作為途徑並強力要求一個更契合於社會老年學的成人學習理論，才是往前推進的適切途徑。Glendenning 和 Battersby (1990) 點出成人教育學的缺失以及未來的挑戰。這些批評和挑戰綜合整理如下：

1. 我們須反對把年長的人都看成是一個同質性的群體。
2. 承認心理學在老人的發展、認知、學習特質上的研究過多，而展現出一個混淆的圖像，以致過份強調他們的缺陷。
3. 在延緩老人心理狀態上的衰退方面，我們須承認教育很少能有所作為。
4. 缺乏老人教育目的的哲學辯證，例如，老人為什麼應該持續被教育。
5. 為老人所提供的教育，已被教育的中產階級概念所控制，這樣的矯飾和狂妄應該受到挑戰。
6. 在新右翼的政治氣氛中，「為老人的教育」真的只像是一個口號。
7. 「誰的興趣正被滿足？」的問題應該持續被討論。

三、老化的多元觀點

生物學和心理學的科學家們傾向於關注在生理學上和心理學上的老化、老化與死亡的必然性之原因和年齡與功能能力之間的關係。如生理能力 (physical capacities)、感官能力 (sensory capacities)、學習能力與表現 (learning capacities and performance) 能力的改變上。

(一) 成人發展的觀點

Erik Erikson 提出老人的基本課題和相對的困境分別是：「生產」對



「停滯」(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 和「統整」對「絕望」(integrity vs. despair)。「生產」是指老人為傳承下一代做出貢獻。「統整」則指老年人必須發現自己存在的意義，為他們在生活中所做過的事和目前正在做的事釐清意義。

另一個和認知發展有關的議題是智力與老化 (intelligence and aging) 之間的關係。大家普遍相信成熟後智力隨著年齡增長逐年慢慢減退。最主要原因是速度和敏捷度通常在測驗中占有很重要的成分。依這個事實，已有人把它註明為「流質智力」(fluid intelligence)。相反的，「晶質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是個人在某一成長的文化中所學習到的技術和知識，例如文字的理解、辭彙範圍和評定經驗價值的能力，反增不減 (1999: 175)。

生命轉換觀點，成人發展的學者強調在我們的一生中經歷了許多事件和轉換，這樣的轉換使我們對事件後果的管理掌控有不同的層次。這些事件有些是屬於我們個人的階段期，例如退休；有些則不是，例如內戰。生命轉換已被認為是一種「觸發學習」(trigger learning) 的方式。

(二) 老化的社會學觀點

1. 年紀階層化理論 (age stratification theory)

凡是專注探討「年長」族群在社會中地位 (通常是低的) 數個理論的其中之一。這個理論著重在不同歷史時間點的不同老人群體的特性。

2. 標籤理論 (labeling theory)

關注於老人與其他人對老人社會行為的描述和這種描述影響往後行為的方式。在青年取向為主導的社會，例如美國，「老」成了異形，立足在主流規範和期望之外。一個人或許只是從全時工作上退休，但一旦被貼上了「老」的標籤，這個人的行為就會被社會中的「老年」的相關所影響。



3. 次文化理論 (subcultural theory)

著重在一群分享著共同規條和價值團體而且每個成員都同意以這種分享的理解作為行為標準。應用於老人群體上，「退休學習團體」對他們而言，就如同青少年的滑板俱樂部一樣。

4. 社會現象學觀點 (social phenomenology perspectives)

在老化方面所關注的是一個被老人自己和他人所理解的真實世界 (Berger & Berger, 1976)。這個觀點經常多元的的現實觀點，以及為何相同處境的人對事件的詮釋有時是如此的不同。

檢視情境脈絡中的老化涵意。每個文化，對老化、誰是老人、老人們可以做什麼和應該做什麼等概念都有不盡相同的多樣看法。即使在同一個文化中，依個人所處社會階級、種族、性別和其他因素，而對「老」的涵意有分歧的觀點。雖然多樣的理論經常強調不同的老化歷程要素，且他們的立足點和取向有時互有抵觸，但確也為這個複雜的歷程提供一個更完整的概念。

(三) 變遷與迷失

現在大多數國家開始熱情擁抱學習型社會中的「終身學習」。但老人在這不斷改變的世界該立足於何處呢？使用標籤有一種效應，就是會讓人聯想到一群可識別的群體，他們具有共同的特殊性質，例如像「老人」這樣的標籤。但在他在心理層面有許多社會建構的成分 (Phillipson, 1998)。大伙所認定的，老人能力以及社會對他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的期待，其實充斥著許多的迷失。

1. 同質性的迷失

一般人對老人有同質性的迷失 (myth of homogeneity)，其實老人並非單一形式的群體。事實上，依性別、社會階級、種族和其他變數，老人有許多不一樣的次級團體。

2. 衰老的迷失

來自於早期，尤其是醫健健康狀況正在下降而在死亡邊緣徘徊的人 (James, 1990; Merriam & Caffarella, 1999)。絕大多數的老人，他們



的身體是硬朗和健康的，希望有更豐富的日常生活並對自己的學習有更多的控制權。

3. 獨立和依賴的迷失

人們對老人也有獨立的迷失 (myth of independent)。成人學習文獻中一個最強的信念是成人有能力隨生命的延續而更為獨立 (Knowles, 1980)。另一方面，卻有依賴的迷失 (myth of dependent) 在大家共同的觀念中，當老人進入諸多限制的第三年齡，他們漸漸依賴他人，經常向家庭靠攏。然而，如 Drewery (1991) 所主張，在成年人之間強調「交互依賴」(interdependent) 的理念會比較有助益。每個人都有知識和技能不與其他人重疊，我們每一個都是獨特的；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有需要就會相互交流。

4. 消費者的迷失

在考量政府的財政支出時，由於老人較少回饋於生產，有認為老人是消費者的迷失 (myth of consumer)。或許立基在應付和表現需求的這兩類課程把老人描述成教育的消費者。但本文稍後將要著重的是，老人極有可能以生產者的角色參與學習活動，尤其是基於貢獻的需求和影響的需求。

四、老人和學習參與

身為邊緣化的次級族群，老人的議題通常是負面的 (Blaikie, 1999)。

(一) 老人的學習參與和障礙

在社會學領域，成人參與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事實上，許多理論學者認為社會上成人或老人教育機會的平等化是遙不可及的，更糟的是它是不平等的再製，使得不平等的廣度在社會中擴大 (Bourdieu, 1974; Collins, 1998; Giroux, 1979)。老人涉入「主流」成人教育的百分比和他們的人口比例是不相稱的。

Williamson (2000) 對雪梨西方第三年齡大學 (U3A) 作了一項研



究，試圖了解老人參與學習的性別議題。在這個以學習為本位的組織中女性的學員和男性學員的比例是 4：1。他特別思索著這個現象的成因，指出女性通常活得比男性久；女性比男性在較年輕的時候就離開工作職場；男性和女性在第三年齡的條件狀態也不一樣。不同性別情況和男性的低參與率反映了和退休有關的多變性議題。

Darkenwald 和 Merriam (1982: 137) 的障礙類別化系統 (system of categorizing) 已常被引用，他們對障礙的描述如下：

1. 情境的的障礙 (situational barriers)：和個人的生命情境脈絡有關，尤其是時代。例如，個人所生活的社會和物質實體。
2. 機構的障礙 (institutional barriers)：直接由學習機構或單位所樹立起來的，包括刻意排除或不鼓勵某些學習群體。
3. 資訊的障礙 (informational barriers)：機構對學習機會的訊息未能加以活絡，以達溝通交流的效果。
4. 社會心理的障礙 (psychosocial barriers)：態度的或性格的；個人所持的信念、價值觀、抑制參與組織性學習活動的觀點和態度。

對老人學習者而言所有不同程度的障礙都可能發生，而每一個障礙類型都可能影響每個個體做決定。

(二) 超越主流教育的學習參與

在老人和成人教育的參與研究中，大部分把涉入一詞界定為較正規的學習活動。Tough 的研究並不被這個參與的枷鎖所框限，而更廣泛的包含自我計畫方案 (self-plan project)，自此來自人生不同道路的人們對學習可以有更多的涉入和認識。學習方案的意涵是指「深思熟慮地進行獲取和保有某種知識和技術，或以某些方式作改變」(Merriam & Caffarella, 1999: 294)。

McGivney 在他 1999 所做的「社區中的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 in the Community) 研究中，界定「非正式學習」，如下：

1. 發生在專門提供學習環境之外的學習。它引發自個人和團體感興趣的活動。



- 2.非課程本位（noncourse-based）的學習活動所提供，人們在某些層面和組織中對感興趣的事物和需求（保健、住屋、社會服務、就業服務）做反應時，所促進的學習。
- 3.有計畫且結構性的學習，例如，自己所認同的興趣與需求所組成的短期課程，但具彈性而多樣，而且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在非正式的社群中進行。

這些可直接應用在老人學習的情境脈絡中。雖然在 McGivney 的延伸研究中焦點並非在老人本身，但是它具有強烈的社區發展風格（community development ethos），而且尋求非正式學習與傾向於正規學習的教育課程和學習方式之間的聯結。換句話說，學習可以發生在社區中心、俱樂部、酒吧、購物中心、志工組織和其他各種背景的主體上。對社區來說它經常是生根於社區的。

五、社會團體中的老人學習

許多老人所涉入的社會團體是很好的學習資源，包括表現性的和工具性的，但卻被低估了它的價值。學習活動可以發生在多樣的情境脈絡中。日常生活中，涉入許多不同的社會團體和工作網絡，對他們潛在的學習產生影響。學習發生在家庭、社區、媒體、工作職場和志工活動…等團體中。這些社會團體的情境裡，確實存在著無數非正式模式的學習。

（一）家庭中的學習

老人在家庭結構（family structure）中的資深地位，提供了他們一個被期望為教育者的角色，是家庭觀和文化歷史的傳播者，也是領引者和良師益友。

通常身為祖父母的老人，其功能是扮演一個知識的傳承者（transmitters of knowledge），傳承區域和社會的知識（Kolb, 1984），很明顯的，這將被特殊的家庭結構和家庭成員間相互溝通的程度所影響。老人期望花更多的時間在他們的兒女和孫兒女身上，同時，年輕



的家庭成員也要有更多的時間涉入面對面的對話（face-to-face dialogue）。有時候無法作面對面聯結時，可以運用高科技，例如電子郵件也可以產生類似的溝通效果。

（二）社區本位學習

Pong（1998）做了一個關於社區層面中的代間學習與合作的個案研究，他描述了加拿大一個小城鎮轉變為一個退休社區的過程，建議應把老化當成是一種資源，不要把老人看成是一個負債而應視他們為資產。這個社區大膽的冒險發展之所以成功，其提升世代間交互依賴（interdependent）和互惠關係（reciprocal relationship）是個很重要的因素。社區中高齡者累積的經驗、知識和智慧等財富是計畫得以圓滿完成的基本要素。

廣泛的成人及社區教育領域有許多的故事，敘說著各種不同區域的社區，如何以合作的方式解決和戰勝社會問題。有些例子，社區本身已被邊緣化和遭受到政治和經濟勢力的壓迫。這一類的社區本位之開創（community-base initiatives）已從激進教育學（radical pedagogy）中發展出來（Freire, 1984）。相當明顯的，老人參與社區本位之開創的潛能事實上是無可限量的。在這些例子中，老年的非正規學習和非正式學習典型又邁進了一步。實務工作者應把握這個大眾開始注重老人的機會，讓他們個人獲取利益，並且也造就其所在的社區繁榮發展。

（三）職場的學習

有愈來愈多的老人，因為尋求金錢上的支援而被迫繼續從事支薪的工作，有些是致力志工相關的事務。雇主要面對的一個障礙性的想法是，認為老人工作者不需要訓練或再訓練，因為他們在職場已經待了不少時日，而且學習能力也不好。對於老人來說，表現性和工具性學習的區別，現在已沒那麼明顯了。老人可以在工作脈絡中得到表現，尤其是在志工工作中。

為維持全球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政府期望能有個「技術提升」的職場人力，所以勞動力的結構（structure of labor force）是變動的。對



老人來說，工作人力結構的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有個令人憂愁的結果，他們處在工作職場的邊際，進入晚年之後金錢資源變得很少，從事有意義的部分工時工作的能力也相當有限（Thomson, 1999）。

（四）志工活動

在美國的脈絡中，Lamdin 和 Fugate（1997）探討了志工活動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美國全國各地老人正接受培訓，在教室協助幫忙、在博物館和美術館作導覽、在醫藥界當志工和在社會機構擔任輔助性專業人員。重要的是，許多志工活動可以讓老人利用先前所學得的知識和技能為自己和社區的利益作出貢獻，譬如像是資深公民網和第三年齡大學運動等等。

志工領域的政治和經濟脈絡是不應該被低估的。雖然，一方面志工可以同時提供給予者和接受者許多必要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卻也間接的替代和排擠工作人力市場的工作者。Lamdin 和 Fugate 指出，許多志工活動是非組織性的，這些「隱形」人為社會作出重要的貢獻，而不尋求任何的讚賞或回報。

六、當今老人學習的議題

學習不可以獨立於情境脈絡因素和複雜的生活方式，而單獨存在。相對的，它會產生一些議題並關注到老人任何可能從事的工作、學習和休閒活動。這些議題並非所有的老人都經歷到，但是絕大多數人共同經驗到的，同時也對老人自己和實務工作者應該有的回應提出一些要求。

（一）結構失調與老人的回應

Riley 和 Riley（1994）結構失調的概念，採用「年齡整合」（age-integrated）的工作架構，捨棄傳統教育、工作和休閒聯貫性步驟，兩位 Riley 所呈現出的模式更為複雜、令人振奮、和更具挑戰性，尤其是第三年齡的成人。成長於嬰兒潮情境脈絡的人現在已經經歷或正要



進入第三年齡生命階段，社會結構體即將瀰漫著數量龐大的老人。但教育機會仍未做好應變準備，我們需要一個比先前世代更高的教育和生活標準。

如果老人們從事工作，採取集體社會行動（collectively social action）以改善他們自己和未來世代的幸福，那麼現在是達成有效實質改變的黃金機會。資深公民不需要接受「衰弱」和「不重要」的特徵，而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從解放的工作架構中致力改變（Alinsky, 1971; Shor, 1980; Mayo, 1997）。

實務工作者可以採用更積極的策略，支持老人進行開創性的社會變遷並且加以調整校準。

(二) 對科技革新的要求

有個盛行的老人意像普遍存在著，即他們某種程度的逃避涉入現代新科技的需求（Timmermann, 1998）。無庸置疑，那是起因於「態度」而非缺乏技術，是一種對事物的心境。Fox 等學者們（2001）指出，雖然資深公民占了美國人口總數的 13%，但在美國網際網路使用人口中只占 4%。但也有一種所謂的「資深菁英」（senior elite）他們熱衷於網路搜尋，常和小孩子和孫子們一起上線。

雖然多數的老人努力的想要把握新科技，但通常不具有相對的學習能力。老人不參與教育課程的許多理由，其中有些也是由於不願涉入新創事物而引起的。實務工作者可以協助老人去除這類的學習障礙，並且成爲老人從事新科領域之訓練和發展的更堅定支持者。

(三) 老化意涵的文化多元性

在紐西蘭強迫退休年齡正在放寬；馬來西亞政府想要介入勞動市場，嘗試讓支薪工作分布部在更廣泛及各年齡層中。歐洲人的社會，其歷史傳統上老人的職責受到限制而非擴張，或許這樣的趨勢正在改變當中。歐洲人大多是透過健康供給者（機構）來照顧衰弱的老人，但很少有毛利族老人會在安寧療養院度過餘生。

不幸的，社會之間和社會內的不同文化產生了許多對老人觀感的



不同類型，影響著老人的行為和人們對老人們的大部分態度。實務工作者對於這種狀況可以進行的方式是和經歷不文化的人做聯結，同時有批判力的了解種族群體的規條。以積極的態度在多樣的文化脈絡中發現和體驗文化實務，並了解人們對待老人的行為是反映自本身的不同文化。

(四) 國家社會政策的挑戰

傾向於建議要從社會政策的觀點，採用一種由內而外的工作架構，來檢視生命晚期之學習的主題。換言之，首先我們要找出已公布實施的直接而立即的社會政策。然後探討這些一般性的社會政策報告書（諸如，居住、女性、健康、工作和法律等）對老人所產生的影響。另外，雖然各個組織主體都可以訂定一些和老人相關的政策（例如地方議會、社會機構等），但中央或州政府的初始政策通常被假設是國家對老人所作承諾的指標。

所以，從這我們看到有前瞻性眼光的地方政府準備像投資排水溝和馬路一樣的投資在人身上。基本上，我們要求的是社區各個層面和活躍社區的團體應意識到，改善資深公民的生活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這四個影響老人生活和潛在學習的議題，它們共同的特質是具有急迫感和直接性，社會的成員必須和老人一起涉入。雖然這些議題在現今其他地區有些差異，使得在知識層面具有複雜性，但在大部份的情狀，我仍使用自己文化脈絡中的實例來凸顯議題的直接性。

七、邁向批判的教育老年學

爲什麼需要批判的教育老年學？批判理論學者 Michael Collins（1991，1998），深入探討了（成人）教育界許多理所當然的概念，並且提出批判。他闡釋批判理論如何運用成人教育界，它已成爲檢視成人教育觀念的工具和技術，依此可協助他倡導一個重要承諾的理念，即經由社會集體的改變來導致教育學（*pedagogy*）的蛻變。他提出建議說「批判理論提供一個途徑，讓我們了解當今教育學失真和不公平的



地方」(Collins, 1991: 109)，並主張一個解放的計畫，即「對當今社會結構的矛盾做一個強迫性的揭露和分析」(Collins, 1998: 66)。

在批判理論中的批評要素具有重大意義的同時，應該也要為實務工作者提供一個積極的方向。它應超越消極的批評。

(一) 老人的權力化

教育老年學之批判途徑關注在社會被剝削團體 (disenfranchised group) 的「權力相關」或「權力化」的議題。權力化 (empowerment) 的議題 (有時會用類似的「解脫」(emancipation) 或是「解放」(liberation) 等字眼) 基本上認為老人被現今結構所壓迫。當然身為老人並不同於身為一位被壓迫的人。但是，我所謂「被剝權」(disempowered) 的概念是指無法平等的獲取資源的人，目標在讓他們可以有明顯更好的生活品質。這種經常是來自於當事者是某種團體的身份和擁有不同的權力 (例如，性別和文化相關的)。少數族群 (minority group) 的成員相對的對政策決定具有較少的影響力，同時在進行人生的統整時具有較少的自由權。

權力化是指社會中的主流團體 (dominant group) 和次級團體 (subordinate group) 之間一起平等的分享權力 (Cerbero & Wilson et al., 2001; Mayo, 1997)。Cerbero 和 Wilson 等人 (2001) 認定，「權力再分配」和 (redistributing power) 「做事的能力」兩種立場並不完全相互分離的，但權力的基本議題主要在於前者而非後者。基本的理想是經由權力和知識的再分配，使得被邊緣化團體，例如老人，可以獲得資源的公平分享。

我們可以中肯的說，將批判理論應用於這個領域仍處在初生階段。批判理論的運用，停止我們對成人和學習的偏見，以進一步在表層之下進行假定和探究。如批判理論中的範例，我使用政治經濟途徑闡釋，這個一個觀點如何闡明老人在他們所涉入的學習中所處的社會和物質狀態。或許它並非是一個新的途徑—它的前身是激進社會學 (radical sociology) 或稱馬克斯主義社會學 (Marxist sociology) —但



如同 Phillipson (1998, 2000) 的研究所解釋的，它已經在教育老年學領域的解釋權力中發出聲音。

(二) 政治濟經分析與省思

政府的角色—政府是老人生活輪廓的主要決定因素。最近，在新解放主義的意識型態下，發現過去的「慷慨」已經危及當今公共的退休金資源。成人們漸漸被期望應自行規劃他們老人時期的資金狀況，而不要依賴政府的基金 (Phillipson, 1998)。這樣飄忽不定的社會政策造成不同歷史時代的老人群體從政府相關的政治和經濟命令中獲取不同程度的利益。

社會階級—新的社會階級 (social class) 為累積的金錢資本和社經地位的綜合，貧窮和富裕的鴻溝使社會出現不平等。全時支薪工作成為少數老人工作者的殊榮，而屬於周邊的部分工時和臨時工作的群體則在成長中。當經濟景氣需要的時候，留在工作崗位的老人將會增加嗎？雇主會採用較解放的聘顧政策，同意老人擔任部分工時的工作嗎？富裕和貧窮之間的鴻溝是會縮小還是擴大？

性別—隨著家庭形態和生活方式的種類擴增，使得習慣上女性照護者和男性供給者的形式失去了正當性。其次，女性老人經常面臨性別和年齡的雙重歧視，使得她們一生中獲得較少的權力和報償。女性通常處在較少的資源、較少的健康和流動性、流失夥伴和朋友，以及獨立自主的壓迫 (Bonita, 1993: 191)。

種族地位—包括教育內的少數民族被邊緣化是可以預期的。文化不利者在學校經常經驗到歷史的疏離感而造成學習低成就 (underachievement)，所以應建立平行的少數民族控制的系統。這些場所採用少數民族的語言和禮節作為社會互動的常模。在其他公共領域，類似這種自我決定的訴求已經啟動，成為一種具選擇性的正義途徑。

有一些原住民女性遭受三重的歧視—分別來自於她是老年的、原住民的和女性的。這些成長於強權集體意識的不同政治經濟脈絡的老



人，可以傳導何種有價值的知識給另一群成長於大量消費主義（consumerism）和個人意識型態的年輕世代呢？

省思—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等因素和政治經濟脈絡有所關聯。這對政府有非常清晰的啓示。公立機構和社會福利等供給者應扮演積極角色。雖然應該避免結構性依賴，政府可以提供處於少數之老人有利的環境，以提升老人和大家一起工作的機會。國家的社會政策都必須更能迎合人們終其一生持續的學習需求，並且鼓舞老人去尋求教育機會，因為那是他們的權利，是一種基本人權。

在檢視教育老年學的輪廓之後，所提出的建議就是採用批判理論的途徑。我們有必要作一挑戰，超越功能論和老人教育供給之消費者取向（consumer-driven）的保守傳統，轉而朝向更有參與性的、合作模式，讓老人成為教育目的和結果的主要擁有者。其次，他們在這過程中，實現個人需求的同時，還可透過社會行動改善被剝削公民權之老人尷尬處境，以作出更重要的貢獻及消彌社會障礙。Elmore（2000）主張一個強烈的道德尺度，要求基本正義，讓社會上每個成員有終其一生持續教育。這是批判教育老年學為老人抱持的希望。

八、實務工作者的啓示

當實務工作者想了解了老人學習的社會情境脈絡，以下的意見可以讓我們高度關注到，如何改善與資深公民協同工作的實務。

（一）批判性問題

專業領域中有許多的教育工作者應依老人的觀點，設想他們想作怎麼樣的學習，和他們將來有怎麼的發展潛能。當我們和他們相處時更加能自我批判，檢視我們自己的偏見。我們對老人如何生活有著許多的迷失。在形成刻板規條的過程中，為自己和老人們幫倒忙。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想法隨時保持省思，持續質疑我們所相信的事實是什麼。



(二) 超越需求的評估

以流行的工具評估人口次群體的學習需求，雖然可稍微顯露老人的「需求」是什麼，但是要獲取個人社會生活以及他們所屬團體或機構的更深層相關知識，是沒有任何替代工具的。我們應透過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擴大對少數群體的了解，進而尊重他們的統整性和自我決定的權利。

全面的情境分析，包括年齡性、性別、社會階級、種族地位和區域地理特性等社會結構以及特殊群體的文化傳承（*Cervero & Wilson et al., 2001*）。如果有必要，我們應該借重曾經直接面對這樣群體，與特殊群體發展夥伴關係，自始至終相互信任，可以為雙方帶來利益。

(三) 供給者的責任擔當

在這個有著戲劇化社會變遷的現代社會中，老人具有相當的異質性。教育的供給者應依據所抱持的意識型態和實際狀況，採用相互連貫的政策，來面對社群的各個不同層面。如果教育供給者是個公眾基金會，則有道德義務展現社群充分的喜好，尤其是傳統上被剝奪參與權利的這些人。在公立機構的教育工作者應發展明確的目標，思考如何讓老年公民更積極涉入教育供給的規劃、執行和評量過程（*Caffarella, 2001*）。

(四) 策略性擁護

許多老人因被邊緣化而限制他們去充分展現凡人皆備的能力，我們應進行更多的倡導（*advocacy*），讓他們涉入更多的公共生活。相反的，許多老人具備很強的自我擁護能力，所以我們必須避免對他們進行不必要的呵護。較有效率的擁護方式是讓他們成為老人占多數之組織的成員，也間接影響組織維持老人的多數。在提升自尊和健康的同時，不僅僅是老人本身受益，而且是更廣泛的社會透過志工活動的增加和社會機構的強化而受益。



參考文獻

- Cervero, R. & Associates (2001). *Power in practice: Adult educ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knowledge and power in socie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Darkenwald, G. & Merriam, S. (1982). *Adult education: Foundations of practice*. New York: Harper.
- Elderhostel (2003). *Facts about the elderhostel institute network*. [http://www.elderlostel.org/Ein.factsheet .asp](http://www.elderlostel.org/Ein.factsheet.asp)
- Glendenning, F., & Battersby, D. (1990). Why we need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and education for older adults. In Glendenning, F (Eds.), *Ageing, education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University of Keele.
- Jarvis, P. (2001). *Learning in later life: An introduction for educators and careers*. London: Kogan Page.
- Laslett, P. (1989). *A fresh map of life: 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d a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 Riley, M. & Riley, M. (1994). Structural lag: Past and future. Chapter 1 in Riley, M. (Eds), *Age and structural lag*. New York: Wiley.

